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稽求篇卷一至四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師曽

校對官中書臣范鏊

謄録監生臣桑英

論語稽求篇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稽求篇七卷

國朝毛奇齡撰皆辨駁朱子集注之說蓋元陳天祥四書辨疑之類也朱子集注研究文義期於愜理而止原不以考証為長奇齡學博而好辨遂旁采古義以相詰難其中有强生

支節者如古人有所師法皆謂之學即至學
炙學謳亦無異訓朱子注學為效原無疵病
奇齡必謂學者業道之名泛訓作效與工師
授受何別不知學道學藝所學之事異而學
字不能別釋亦猶喻義喻利所喻之事異而
喻字不能兩解以此發難未見其然有半是
半非者如非其鬼而祭之注列季氏旅泰山
固為非類奇齡謂鬼是人鬼專指祖考故曰

其鬼引周禮大宗伯文為証謂泰山之神不可稱泰山之鬼其說亦辨然鬼實通指淫祀不専言人鬼果如奇齡之說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傳稱淫昏之鬼者其鬼誰之祖考耶有全然無理者如無所取材鄭康成注材為桴材殊非事理即牛刀之戲何至于斯奇齡引丙申之以攻集注不幾於侮聖言乎然其中如謂甯俞不仕文公及祿去公室三

世政逮大夫四世之類攷據特詳解為政以德之類持論亦正漢代學官齊論魯論古論三家並立兼存異說以備參考是亦古人不廢諸家之義也乾隆四十二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稽求篇卷一

翰林院檢討毛竒齡撰

論語稽求篇者予歸田後復讀論語之所為作也明制以八比取士士子挾四書一編及他一經穴紙而貫以繩居置几按出而攜之巾箱閒及試禮部有名則蛋而抵之牀下曰厭晦予少讀論語為經生長而棄去及以辭賦應制科暨館閣撰述則皆與經義無與然而甫

乞假而讀易讀禮讀春秋論語則是經學之必無藉于八比明矣乃少讀論語皦皦然至再讀而反疑之迨于今凡再三讀而猶豫頓生似宣尼所言與七十子之所編記其意旨本不如是而解者以己意強行之漢初立論語學官其時去古未遠尚有魯論齊論古論三家本每家立學亦尚有師授十餘人其在魯論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以及丞相韋賢父子前將軍蕭望之等各名其家而至于齊論古論則王吉貢禹膠東

庸生以及馬融鄭玄各有觧說然且安昌侯張禹能統古齊魯三家合為之論以授成帝而惜其後之俱無傳也西晉何晏本老氏之學不習衆說專與侍中荀顗輩略取孔安國包咸及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餘論而參以已見雜採成篇名其書曰集觧正始中上之而宋朱氏註則又僅見何氏一書别無他據旁彚以同時學人之言似與聖門之所記稍有齟齬先仲氏嘗曰此宋儒之書非夫子之書也而乃有明取士勒為功

令家呻户嗶習矣不察間嘗欲取其義理探其㫖趣剖析討論務為可安而義理廣大就仁智所見皆可以各為爭執而至于㫖趣精微隱顯毫末離朱不能視子野不能聽是者既不敢自直而相安于非者即欲驟為刋之而無所于證定然而言論旁及多見事物凡夫禮儀器制方名象數文體詞例皆事物也如人身然義理者府藏也事物者耳目也府藏人所不見我以為府而人必爭以為藏何從質辨惟耳目昭昭在人人有指耳而

稱目指眉頰而稱頤頷者乎義理難明則吾以事物明之府藏難辨則吾以耳目辨之雖曰顯見既差安問微隱然而事貴類推蓋即耳目間而已有如是其可疑者是以無據之言必不以置喙無証之事必不以炫聽偶有所見則必使聖賢形模明明可按而少無實學老且健忘捫腹喑喑十不得一以抔土之微而思益泰山我知其必無是也嘗考漢令分古今二學古學校文則聖賢所垂必不許更篡一字而至于今學射策勸祿則任

從出入明制不然章句取士必限以共遵而至于改經
換傳顛倒聖言則一概不禁是以禮記大學從朱氏改
後復有偽石經改本于隆萬年間公然呈進恬不為怪
今又不然取士照舊式雖曾用臺臣疏加以
宸斷已經敕改八比而既以諸生未嫻姑復從舊至于
羣儒别解不襲章句有裨聖學者特頒
上諭使搜輯呈進凡若干本而侍衛成德校刻經解數
萬卷則多與取士章句不相合者大學士馮溥嘗言

皇上博學曾有詞臣進頌以貧樂好禮對句不敵傍一臣治禮經者曰臣習禮經坊記有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則好樂好禮本自相當而

皇上云不然好與樂複仍非兩儷是不如史記弟子列傳後漢東平王論貧而樂道富而好禮為偶對之切今註疏引孔註亦尚曰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是

皇上于章句外無所不通而今之習論語者未嘗于新舊兩註有所窺見一遇引經輒墨守章句以為功令所

在不可踰越是徒以一時肄業之故而反欲廢千聖百王之所學不可也漢章帝建初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扶微言廣異義焉夫以東京學術彪炳千古然猶恐章句乖疑有舛聖學特敕廣稽異義以求其真況以微言嚮遠之秋加之典記沈淪之後雖屢經

聖諭四徵載籍而一經未明何以証學因輯魯論所記

者彙為七卷名曰稽求將欲藉考稽以求夫義類之真是者世不乏稽古之士苟有卓見即或舍我所求者而更求之寧有盡焉

學而時習之　學之言效從來無此解按學者業道之名賈誼新書引逸禮小學業小道大學業大道皆以道言故學記建國君民教學為先鄭康成直註曰有聖人之道謂之學蓋單提學字便是業道百工居肆與君子之學正有分別以為學非肄術事也若汎訓作效與

工師授受何別且效亦何可時習乃又以論語舊疏學訓作覺遂曰後覺效先覺不知此出說文白虎通覺作斆覺觧以教學言如孟子覺後覺之覺即學字也令仍以效為學而又添覺字則覺效雜出大貿亂矣先仲氏曰禮記疏學者斆也即覺也故禮記學字多讀斆字如學記惟學學半學不躐等小樂正學干類是學者斆也而以為效豈又字音致誤耶

有朋自遠方來節

同門曰朋此是古註自說文及詩註左傳註

公羊傳註皆然孔氏正義引周禮大司徒註同師曰朋同志曰友又云同門曰朋同志曰友鄭註也謂同門即同師也

朋便不如同門之當葢朋是門戶之名凡曰朋黨曰朋比比是鄉比黨是黨塾皆里門閭戶學僮居處名色故朋為同門此是字義本爾不可易也若朱註作同類則他無可考惟孟子有云聖人與我同類者然是凡人汎稱非朋矣大抵學中境次從黨庠肄習之後既已分門又復來合致足娛樂此與學記所云敬業樂羣檀弓所云離羣索居正可比觀葢以離為苦

則必以合為樂也至若學問相長彼此宣暢亦朋來必有之事即以此言樂亦無不可但朋來不可混耳姚立方嘗曰有朋節集註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夫既以朋為人而又云以善及之是我以善及彼彼無以善可及我何以為朋且信從二字出自中庸無徵不信不信民勿從此明明是庶民從君之詞不惟非朋且非弟子矣此豈學中所有事者果爾則豈有信從既衆而猶然人不知者人苟不知是必我善未及

人也是必信從未衆也如此則愧悔不足何不愠之有

其為人也孝弟章

孝弟為仁之本孟子註甚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親親仁也實即本字舊儒每比之木實之實即核中仁也根荄也所謂一在木下為本也然則仁本孝弟矣若親親仁民以節次言則但言其粗者不知後儒何以又有人性無孝弟之說也若然則孟子良知良能之說真異學與先聽齋曰驟讀有

子原文反覆踢蕩踊躍抃掉而為是言定知堯舜之道只在孝弟其警謺後學提撕聾瞶何等急切及一聞儒說而索然矣張南士曰凡立言各有所重此文且極言仁本孝弟縱使孝弟本仁且讓他日說今日且談風月耳何也以此節專論孝弟也此言良然何註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大成此以仁孝分先後所始然此係西晉異學從來無此案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務此本務字實出有子務本之語故唐玄

宗孝經序以孝為百行之源源即本也李延壽孝義傳序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則竟以仁為人道即道生之道也以仁為孝弟所資資深則逢源明云仁是資取孝是源本也惟漢詔舉賢良謂賢以孝為首則微逗先後之意然但以施用節次言如孟子親親仁民語非本論也至東漢之季南陽延篤有仁孝先後論則意是時已創有仁先孝弟之説且混本末為先後其異

說所始實本諸此然當時早已辨之如云夫仁人之有孝猶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仁以枝葉扶蘇為大而孝以心體本根為先則仍以本字折先字且辨既明了則主說已暢又何容再襲客說以啟更端先仲氏嘗云漢學篤實東京尤甚然其時已逗有魏晉王何虛無講論大意正指此等不知後儒又何以復出于此

魏文靖講學湘湖其門人御史何穆之篤行儒者嘗

曰皃齒讀務本節了了及塾師講論而反周章不得決夫心所不安必非至理其後有舉三坎之說者穆之曰以一坎為本是不曉河源而妄指積石為源此博望所為詐也而可乎

本字不訓始字惟宋真朝作廣韻始有此釋但此節本字則斷斷不作始解為仁之本即務本本字也孝弟為仁始則必先曰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恐有子無是語矣為仁亦不是行仁爾雅曰為造作也字書

並無解行字者本文其為人也不作行人可驗

賢賢易色節 四者非至德絶行不必學而後能之故曰未學

舊註甚明後儒曲衛學字必欲氾前賢之意以伸已說則聖門多拄口矣按子夏是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弟子夏重力行未嘗廢學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天下原自有不學而可知能者令但以未學而行而即疑廢學則夫未行而先學不幾廢行與豈果格物是窮理與舊註

服勞非大孝事本禮記語其以致身為汪踦之行者謂不能匡君衛國而徒以身殉孺子之忠也故云然此與夫子不許名忽同意若秦之三良齊之徒人費則愚倖之流致身何益又下此矣

易色有二義一作改易之易音亦則色是顔色謂改容而禮之程伊川云變易顔色是也一作難易之易音異則色是女色謂尊賢則輕女色漢李尋論天象有云少微在前女宮在後賢賢易色取法于此顔師

古所謂尊上賢人輕畧于色是也若云易其好色之心則必明出好字如如好好色吾未見好德好色未有祗下一色字而可成句者凡訓詁之家名為章句則于字句閒似亦不宜臬兀如此

徐仲山曰註書最患添出如賢賢易色何註與朱註皆曰易其好色之心則其次辟色亦曰吾辟其好色之心如孔子之辭衛靈將誰非之

君子不重章

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為一章主忠信三句自為

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複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乃不註之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承處齟齬不接此一誤也又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本是一章其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複簡也乃註重出者又不註之泰伯篇而反註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意此又一誤也夫既名章句自必審章審句使其可安一則本分章而故合之一則本連章而故分之總不

可解

禮之用章 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禮樂本同原也此一截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苟細行璅屑過于拘曲則窒而不行禮勝則離也此又一截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乃若知必和而専于和不事撙節則過曲不可行而過通亦不可行樂勝則流也此又一截也舊註不分節然疏義畫截如是若集註則明引樂記八字于註下而分節則以小大由之

屬先王句作一節不矛盾否

為政以德章

為政以德是以德為政譬如以下是比喻以德為政之象北辰比德衆星比政謂一德既立而衆政具舉譬之天象但樞機在我而鈞軸自運所謂綱舉則目張振裘在挈領象有然也若云以簡御煩以寡御衆無為而天下歸之則是無為而治之譬驢頭馬嘴矣若云為政以德則自有此效則又另一譬矣魏文靖曰解經最患添設聖人語言不容攙和少加攙

和便是變亂此不可不慎者論語兩譬如皆緊頂上句以上句正言未明故加譬語末有正言是一意譬語又一意者集註于為政節君子之道孰先傳焉下兩譬俱各自為說不知何解四書有倒譬譬如為山譬如平地是止進之譬倒譬也有反譬譬若掘井是不掘井之譬反譬也有正譬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是正譬君子之道持載覆幬錯行代明是正譬祖憲律襲之無所不備皆緊接正言而加以喻語況為政以

德與先傳後倦正譬頂針尤極明了攙和一語便礙矣按拱舉也中庸其人存則其政舉

包註德者無為此漢儒攙和黃老之言然尚有馬鄭向歆輩以師承儒術挽回其間至魏晉而浸淫矣何晏異學本習講老氏援儒入道況出其意見以作集解固宜獨據包說專主無為而程朱二氏自命醇儒乃亦從而和之豈洛閩諸儒果壽涯麻衣華山道者之徒與按晉書武帝作耕藉詔有云朕思與萬國以

無為為政此一語實當時儒臣變亂儒說參易聖經大啟惠帝荒政及清談虛無神州陸沉之漸令就經解經絶無參易又何可使西晉異學復肆變亂如此為政以德正是有為夫子明下一為字則縱有無為之治此節斷不可用矣況為政則尤以無為為戒者禮記哀公問為政孔子曰政者正也君為政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為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為百姓何從則此一為政明曰必有為明曰必不可無為夫子

此言若預知後世必有以無為解為政者故不憚諄諄告誡重言疊語而註其書者必從而盡反之何也論語與禮記皆夫子沒後七十子之徒所作故大學中庸出自禮記若坊記表記儒行哀公問諸篇則實與論語相表裏者乃聖門弟子所記如此晉宋諸儒所註如彼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

父母惟其疾之憂

惟疾之憂他無可憂也馬融解如此然此是正說若云父母愛子如此子當體之以行孝則本句

歇後全籍補設恐主客無是理矣况以慈啟孝隣于施報必非本旨

子游問孝節　今第以養為能事若論養匪特子能之即犬馬皆能之也彼所不足者獨敬耳此是舊註正說若人養犬馬此何晏邪說之最不通者不知朱子集註何以反遵何說而屏舊說不一及真不可解凡舊註一云皆何氏

新說　或疑犬馬焉能養人舊註犬以守禦馬以負乘皆養

人者古文云諸橫生盡以養諸縱生橫生指畜縱生指人養者服侍之謂也若人養犬馬則人伏侍犬馬矣何可

先仲氏曰養有二義一是飲食一是服侍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此飲食也若儀禮既夕禮養者皆齋文王世子豎言疾則世子齋玄而養此侍疾也世無疾困饗飲食者至檀弓事親左右就養註作扶持舊嘗疑之及事君事師亦曰就養則未聞君就食于臣師

可往教如近世延師供饍者然後知養之為奉侍非飲食也故鄭康成註就養有方謂不侵官而孔穎達引春秋欒鍼御晉侯事以明之謂欒書帥師雖君車陷淖而代御救君謂之侵官此正釋養最親切處若孝經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則初生孩幼豈供菽水所謂承歡即養也故養上有二義飲食與奉侍是也養下亦有二義撫育與乳哺是也未有學養子乳哺也以善養人中也養不中非乳哺也養物亦然食而

非愛餵飼也莊生養木雞孟子養樲棘非餵飼也史厮養都養皆作服侍解

或曰此養字當是食養觀下章有酒食先生饌可驗不知此正二義兼也不曰有事弟子服其勞乎服勞奉養非奉侍飲食而何

徐仲山曰犬馬能事人故曰能若人養犬馬何能之有幾見有人而不能餵畜者乎

唐李嶠為獨孤氏請陪昭陵合塟母表云犬馬含識

烏鳥有情寧懷反哺豈曰能養則在唐時皆以犬馬比人子以能養為能奉侍親故馬周上疏有云臣少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此皆釋經之顯見于章疏者若晉束晳補亡詩云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此雖以養為食養然亦禽養親非人養禽也且晳本晉人其在晉時已未嘗一用何說即至趙宋王豊甫辭免起復表亦尚云犬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累至乃不意數千年共遵之詮而何氏以

一人變之以晉唐宋並不一用之邪說而朱子忽遵之向使遵之而善遵之可也變而可反不善以為善則變亦可也乃遵此註而斥親以犬馬之名變小序而強坐人以淫失之罪尊經與抑亟教與張南士曰古罕譬曲喻皆有倫類儗非其倫古人所禁豈有所親為犬馬而可以出口語立文字者鄭子家以畜老比君遂成弒逆齊鮑牧斥先君豎牛終是奸黨豈聖人告人而肯出此

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不敬何以辨此正與皆能有養同一語氣然則夫子此言夫子已自註之矣人不解經亦當通經盡亦取坊記一再讀之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孝乎二句舊註引包咸云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詞則孝乎不句而惟孝句此雖本君陳篇文而自為詞句與說命高宗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改作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湯誥爾有善朕不敢蔽惟簡在上帝之心改作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正同此論

語引書之例或謂古文君陳非孔壁舊本則雖不立
學官然其書仍藏內府故西漢之末言古文者劉歆
尚能出內府所藏參對同異何嘗有偽惟論語文句
不同故蔡邕書石經直以孝乎作孝于明非斷句助
字而班固作白虎通則儼然有孝乎惟孝四字與包
註同降此而潘岳閒居賦孝乎惟孝是亦拙者之為
政也夏侯湛昆弟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以至陶潛
明卿大夫孝傳贊張耒淮陽郡黃氏友于泉銘皆有

孝乎惟孝句此皆明引論語見于篇章之顯然者集註誤以孝乎作句則未有旣岀書云而可以攙口語二字于經文上者况或問為政未嘗問孝而陡以孝乎二字詰之此皆義例之必無者也若謂晉後為偽書乘是時播遷之後內府所藏久已散滅因採羣書中所引古文雜湊成書故有異同則在晉祕府原有古文尚書經文未嘗毀滅其在豫章內史梅賾所上是孔安國傳並非尚書葢尚書無偽本祇文與論語

稍不同即論語疏引尚書解包註亦未嘗以包讀為非所謂兩存之以備參考者不謂令之知彼讀不知此讀也淮安閻潛丘與仁和姚立方皆有古文尚書辨偽行世此大不然者然其引論語異讀如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有云孝乎惟孝忠為令德宋真宗朝張齊賢奉詔作曾子贊亦有孝乎惟孝曾子稱焉之語即太平御覽引論語文亦以孝乎惟孝作句是尚書見在亦復有論語讀法一綫不斷如此等者正

以讀論語與讀尚書有不同故如是也

或疑孝乎惟孝不可解閻潛丘曰此與禮云禮乎禮

漢語肆乎其肆韓愈文醇乎其醇相同言孝之至也

故曰美大孝之詞

非其鬼而祭之鬼是人鬼謂人之為鬼者專指祖考言故又曰

其鬼周禮大宗伯職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人鬼

為祖考是也但非祖考則誰肯為之祭者左傳曰神

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非類非族正指人鬼之非祖

考而猶祭者則在春秋時亦早有以人鬼受享如漢祀欒公吳祀蔣侯蜀祀武安王類故僖三十一年傳衛成公遷都帝丘欲祀夏相夏相者夏后啟之孫也甯武子止之曰不可杞鄫何事言彼自有子孫杞鄫是也杞鄫何事而我祭之若隱七年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欲易許田而故請之皆顧祀他鬼之証若祭法人死曰鬼又以無廟壇而祭者為鬼如官師以王父為鬼庶人父死即為鬼此單指無廟祭

者言然總是人鬼若謂非鬼即天地山川之祭如季氏旅泰山類見小註則未聞天神稱天鬼泰山神稱泰山之鬼者謬矣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舊註曰是當罪責不可容忍此是正解自集註以此為副註便昧此説按晉庾亮欲黜王導謀之郗鑒鑒不從亮啓鑒曰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又崇德太后廢帝為東海王其詔亦云是而可忍孰不可懷此皆解經之見于行事者嘗在史館見明正德間

司空張巔以三關良民倚宦官作盜上封事曰是可隱忍不發則誰當發者因嘆明代取士首用八比然猶有古學雜見若是而今并亡之矣據曰斥季氏忍心未為不可乃作八比者于此節曰動其惻隱之心于下節曰動其羞惡之心說則巧矣亦思惻隱羞惡創自孟子而謂宣尼口中預有之耶

子夏問曰巧笑節　素以為絢兮絢者飾也言具此美質不必復飾也即此素也而可以為飾此詩所以美也然而素

也非飾也素何可為飾子夏所以疑也

巧笑三句非碩人詩後儒亦能言之但謂碩人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則不然詩篇一章多一句往往有之祇夫子刪詩但刪詩篇未聞刪詩句者先仲氏曰中庸衣錦尚絅不是碩人詩若是則夫子為改詩素以為絢亦不是碩人詩若是則夫子為竄詩改易不可點竄亦不可也然則後儒所云唐棣刪一節巧笑刪一句者皆私欲改經而姑借此以自

便豈可訓耶

子曰繪事節 子第知素之為質而亦知素之即為飾耶彼繪畫之事五采並設素之色在五采之間素固非所先也然而五采雖備素反後設若惟恐先素而汙易滋者是必俟衆采先布而後各布素以成其章所謂繪畫之事先采色而後素功者素亦在所後也是素亦飾也惟素後于采故素可當絢此正答解詩詞

按周官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五色者五采也謂

青赤黃白黑也又曰畫繪之事後素功素者白采也功者工也後工者謂後布之恐其易漬汙也大抵畫繪之工有繪繡二事虞書上衣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下裳以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作繡是一繪一繡原有二工然總曰繪事者以繪固繪即繡亦先繪而後可繡也乃虞書又云以五采章施于五色是其地皆以五采為之在衣則東青南赤西白北黑中黃分四時方色以次相配而繢之而在裳則青與赤亦

與白白與黑黑與黄以次相間而繡之然云雜五色者則必先布青赤黑黄四色而云後素功者然後以白采分布其間如赤之次白與間白白之次黑與間黑無不留白采而後布之所謂恐其易漬汙也所謂後素功也

周官諸工俱有成數既曰繪事則不得以私臆妄解先後故就周官文復裁以二鄭之説而檃括如此或謂楊中立解此引禮器甘受和白受采為據此是確

証而集註反引考工記一語何也曰正惟夫子口中指定繪事二字便不得以他事解之葢禮器所言與考功繪事不同其所云白者以地言也非以采言也故曰受采言地可加采也繪事所云素者即采也素采者五采之一也同是五采而施有先後故曰後素非謂素又加采也素即是絢素不必加采此與禮器白地加采之説已自不同況倩盼必加絢則倩盼何足為美且以此加彼何分先後註既引考工而又引

楊氏禮器之説則黑白雜舉誤一既引考工而又不
知考工之解反以禮器解義強坐考工誤二為絢非
加絢以為訓加則考工義詩義字義俱失之矣誤三
且古學引証關係極重考論語繪事漢儒俱引考工
為証考工繪事二鄭又引論語為証至禮器白受采
在漢晉儒者並不引論語考工一字即唐孔氏疏亦
並不一旁及而宋明諸君作禮記註如陳徐集説則
承論語朱註并繪事後素相反之語皆拉雜入之矣

此皆有志經學所極宜審辨者或又謂夫子時不必有考工記何必定以考工為斷則大不然古惟官有工事民間不得有工事故曰來百工指國家言也國家則自有一定法度非法即誅況畫繪之事為上衣下裳五服五章所厚繫雖作此記者時有今古而所記工事自唐虞迄周千載不易不是之據而反以禮器解工事則引東釋西矣且禮器何嘗是夫子時書耶

曰禮後乎節

子夏于是恍然曰吾今而乃知禮矣向以為天地節文原具四德禮固非後起之物也今乃知自然之素竟可作飾則夫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秩序精微降為儀節禮可為飾猶之素可為絢也禮固在所後也

論語稽求篇卷一